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記纂淵海卷三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胡編修官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沈希曾

欽定四庫全書

記纂淵海卷三十六

宋 潘自牧 撰

仕宦部

赴召

經賁於丘園束帛戔戔易季春出幣帛聘名士記凡君

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二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

車玉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旗以召大夫弓以召士左傳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論語

子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孟子伯夷篇

湯之於伊尹桓

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

孟子

聘人以

珪問人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

荀子

史蕭何薨曹參聞之告舍人趣裝治行吾且入相居無

何使相且召參 四皓隱商山惠帝為太子為書卑辭

安車迎以為客乃至 賈誼為長沙太傅文帝思誼微

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問鬼神之本誼具道其

所以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

為過之今不及也 武帝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
召魯申公 汲黯召為淮陽太守黯泣曰願為中郎出
入禁闥補過拾遺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 平
帝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歷筭五經者所在為駕一封
輶車遣詣京師漢書光武備安車玄纁遣使聘嚴光三返
而後至後漢安帝時陳忠薦周燮馮良學行深純帝以玄
纁羔幣聘之通鑑晉義陽成王望字子初時魏高貴鄉公
好才愛士望與裴秀王沉鍾會並見親待公性急秀等

居內職急有召便至以望外官特置追風車一乘每有
宴集望奔馳而至魏書太宗召馬周末至間遣使者四輩

敦趨唐書

集鶴書赴隴北山移文束帛旅于丘園旌命交乎途巷選辨七論

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 謬忝燕臺詔叨

陪郭隗蹤 骯髒辭故國昂藏入君門李白風雲入壯懷

泉石別幽耳 濯纓起江湖韓集除書忽到門冠帶便拘

束愧忝郎署迹謬蒙君子錄俯仰垂華纓飄風翔輕鼓

韋應物

本朝還朝似夢中雙闕眩金珀復穿鷓鴣行強寄麋鹿
迹還朝暫接鷓鴣翼便合劍佩趨明光忽然眉上
有黃氣吾君漸欲收英髦行聞宣室召歸近御爐煙
東召還汲脩綆南歸脫毒蠱入對隨孔鸞漢庭日

日召嚴徐

山谷

赴官

經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曰瓜時而往

左傳

史客曹郎主治羌胡事劇遷刺史其公遷縣令詔書賜

錢三萬與三臺祖餞治裝一月準謁公卿凌朝乃發

後漢

百官志注張輔為東郡太守賜裝錢三十萬以之官 鍾離

意上書薦劉平等有詔徵平等特賜辦裝錢

後漢

集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

謝靈運詩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元興晉

安帝年號景平宋少帝年號

交承

經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

論語

史曹參代蕭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百姓歌曰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又揚雄傳曰蕭規曹隨功若泰山曹參去位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于此者乎參曰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何所容乎黃霸代韓延壽居潁州因其迹而大治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為御史大夫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並問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延

壽竟坐弃市

漢書

傳變為漢陽太守初范津舉變孝廉及

為漢陽與交代合符而去任尚代班超為都護謂超

曰小人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

後漢

謝方明善治郡承前

代人不易其政必當改者則以次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晉書

楊於陵不敢易袁公之政

詳見太
守類

本朝歐陽公知開封府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公

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

凡人才性不一吾亦任吾所長耳

神道
碑

王文正公曾李

文定公迪皆狀元及罷相領青又為交承故文正送文
定詩有錦標得雋曾相繼金鼎調元亦踐更之句 詹
堅老下大理李端初為少卿詒曰子嘴尖如此誠姦人
也後十年堅老代端初為淮南漕端初頗省其面目因
曰郎中若有素者豈嘗邂逅朝路中耶風采堂堂非曩
日比也堅老答言風采堂堂固非某所見但不知比往
時嘴尖否端初愧怍而悟 揮塵錄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
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

知之者蓋少矣

童蒙訓

薦舉

經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易趙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

之士七十餘家

記檀弓

儒有內稱不避親外舉不避怨推

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

儒行

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

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

左

子玉之敗

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夫舉無他唯善所在

親疏一也

同上

仲弓問政子曰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

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論語

子趙簡王問于解狐曰孰可以為上黨守對曰荆柏柳可趙簡王曰非子之讐乎對曰忠臣舉賢不避仇讐

趙武薦白屋之士六十家

韓子

史韓信亡去蕭何追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 鄭當時為司農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也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 韓安國嗜于財然推舉皆廉

士賢于己者也 於梁舉壺遂臧固邛佗皆天下之名

士 張安世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舉賢

達能豈有私謝邪 何武為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

兩唐及為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

漢書

宋宏薦桓譚召拜議郎給事中光武每醺輒令鼓琴宏

聞之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帝使譚鼓琴宏曰臣

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中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

臣之罪也帝從容謝之 劉勝知善不薦聞惡不言隱

情惜己自同寒蟬

後漢

龐統性好論人每所稱述多過其

才人怪問之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少惡人多今拔十

得五猶可以崇勵世教

蜀志

荀彧前後所舉皆命世大才

終為卿相者十數人

魏志

凌寶移書大常薦同郡張贍曰

方今太清闢宇四門啓鑰

晉書

裴頠薦韋忠於張華忠不

起曰裴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嘗恐其溺于深淵而餘波

及我况乃褰裳就之哉

通鑑

狄仁傑為相妻師德實薦之

仁傑不知數擠師德於外武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乎

曰未聞武后以告仁傑嘆曰婁公盛德我為所容仁
傑薦張柬之姚崇桓彥範敬暉數人卒為名臣或曰天
下桃李盡在公門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武后

詔丞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薦子光嗣後稱職后曰
祁奚內舉果得人崔祐甫當國薦舉惟其人未踰年

除吏幾八百員莫不諧允

唐書

傳記楚莊王罷朝而晏樊姬問之王曰與賢相虞丘子
語樊姬掩口而笑曰虞丘子為相數年未嘗進一賢不

智知而不進不忠王以告虞丘子虞丘子辭位而進孫

叔敖楚莊以霸

劉向新序

殷中軍稱劉尊祖於庾公使取為

佐既見與語殊不稱庾大失望遂名之為羊公鶴昔羊

叔子有鶴善舞嘗向客稱之客試使驅來氈氈而不肯

舞故稱比之

世說

集朝取一人馬拔其尤暮取一人馬拔其尤 誠不忍

奇寶橫弃道側 昔人有鬻馬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

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倍 屢為丞相言雖懇不

見錄 殿前羣公賜食罷驛騶踏路驕且閒稱多量少
裁鑑密豈念幽桂遺榛管幾欲犯顏出薦口氣象砭砭

未可攀韓唯待吹噓送上天杜

詩

本朝王太尉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上
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
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
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言行錄孫杵薦唐介吳中
復為御史孫晚為執政嘗嘆曰吾何功以輔政惟薦二

臺官為無愧耳

東軒筆錄

呂蒙正為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

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或有一人而

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

各稱職

厄史

范忠宣公薦引人才必以公議未嘗示恩惠

於人 王沂公擢用人才絕口未嘗言子弟曰獨不使

之知乎公曰若使之知是我徇私情而市私恩也恩欲

歸己怨使誰歸

言行錄

韓魏公喜用知名士或不識其面

既用之其人亦不知為所薦者 李師錫改京官仁宗

覽其薦者三十二人師錫乃使相王德用錫堦上曰保
任之法欲以盡天下之才但薦勢要孤寒何以進乃令
師錫循資 呂公著薦張載脩身講學為闢右士人師
表且深知邊境利害上以為崇文院校書 呂正獻公
與溫公同舉程頤乞特加召命待以不次拜崇政殿說
書 程伊川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須臾客將去有一
官員上書謁見求知已頤云大賢居位不去求人乃使
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

然只為曾有不求者不與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

語范錄

文正公知杭州蘇鱗為屬縣巡檢城中兵官往往皆獲
薦書鱗在外邑未見收錄獻詩曰近水樓臺先得月向
陽花木易為春文正薦之 況子多才兼美行薦書期
即達承明 簾櫳瓦礫遺琳球薦書轉石古所尤歐都
邑正喧收杞梓 回看世上無伯樂都道鹽車勝月題

東坡

書考

經以參互攷日成以月要攷月成以歲會攷歲成

周禮

史京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宜令

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課吏

法

漢書

劉邵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

魏志

杜預受詔為黜

陟之法曰莫若委達官各考所統在官一年以後每歲

言優者一人為上第劣者一人為下第因計借以名

聞按其六歲處優舉者起用之六歲處劣舉者奏免之

其優多劣少者叙用之劣多優少者左遷之

晉書

上考第

羣臣以李綱孫伏伽為第一 盧承慶考內外官有一

官督運遭風失米盧考之曰監運損糧考中下其人容

止自若無一言而退盧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

喜容亦無媿辭又改曰寵辱不敬為考中上唐鑑陽城自署

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互見太唐臨自述其考

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 張說為中書令玄宗詔曰動

惟直道累開獻替之誠言則不諛自得謨猷之體才望

兼著理合褒陞考中上唐書

傳記周李詳解褐鹽亭尉因考為錄事所擠詳謂刺史曰錄事持銓曹之權當要害之地為其妄褒貶耳若使詳秉筆頗亦有詞刺史遂授筆詳即書錄事考曰怯斷大案好勾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總濁堦前兩競鬪困方休獄裏囚人非赦不出天下以為談笑之最焉

御史臺記

本朝元祐四年吏部言州令罷任委知州通判考察課績以德義有聞清謹明著公平可稱恪勤匪懈為四善以獄訟無冤催科不擾稅賦無陷失宣教條貫按帳簿

書齊整差役均平為治事之最農桑墾殖野無曠土水利興修民賴其用為勸課之最屏除奸盜人獲安處賑恤貧窮不致流移而能招誘復業為撫養之最仍通取善最為上中下三等限次月申監司類聚每年一次同行審覆若有能否允著者別為優劣等上半年限八月下半年限二月保明以聞會要

受代

經及瓜而代

左傳

史任昉為吳興太守清潔友人劉溉與弟洽從昉為山

澤遊被代而還無衣沈約為裙衫迎之

梁書

宋世良為清

河太守及代至傾城祖道有老人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

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 申徽為襄州刺史及

代還人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賦詩於清水亭長幼皆

競來就讀遞相謂曰此是申使君手迹並寫誦之

北史

傳記李元絃治潤有惠政代去吏民遮留烏鵲羣飛翔

集以擁行車 姚崇牧荊州受代吏民擁馬截鞶留鞭

開元天
寶遺事

集解龜在景平

謝靈運詩解龜謂解去所佩龜印也景平宋少帝年號

本朝士人歷官一任得外無官謗中無所愧於心釋肩而去如大熱遠行雖未到家得清涼館舍一解衣漱濯已足樂矣

東坡

章服

經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易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惟衣裳在笥服其命服

詩

傳記唐初品官舊服止黃紫貞觀四年詔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已上服緋六品七品以綠八品九品以青永徽二年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天壽中改佩魚為龜神龍依舊景雲赦文魚袋著紫者金裝著緋者是時正貲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即去魚袋貲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開元中張嘉貞奏請致仕官及内外官五品以上檢校試判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準正貲例許終身佩魚以理去任亦許佩

魚自後恩制賞緋紫謂之章服凡服飾差等上得兼下

下不得僭上

唐會要及職林

本朝雍熙初郊祀慶成始詔升朝官緋綠二十年叙賜緋紫真宗東封西祀赦書京朝官並以十五年為限太平興國二年詔朝官出知節鎮及轉運使副借紫知防團刺史州借緋衣緋者借紫其知通判知軍監止借緋

魚袋之制國初多闕雍熙元年南郊畀內出魚袋以賜近臣由是內外升朝文武官皆佩魚

會要

舊制借服者但

稱借紫借緋而已初不佩魚醫官職雖高亦不佩魚政和初王詔上言於是始佩魚稱借紫金魚袋而醫官隨

服色佩魚矣

國史後補

賜緋

史李子慎誣告其舅以獲五品其母見其著緋衫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邪張宿賜緋青裴度欲為請銀緋太和三年中書門下奏參戎要但官至侍御史以上

者雖偕考未至亦量許奏緋

唐書

傳記張鷟初為岐王屬夜夢著緋乘驢睡中有怪我衣
綠乘馬何為衣緋却乘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
經考而授五品以其應也 張鷟為鴻臚丞帽帶及綠

袍並鼠啣有蜘蛛大如粟當寢門懸絲上經數日大赦
加階授五品 周朱前因上書賜緋魚袋未入五品於

綠衫上帶之朝野莫不怪笑僉載張嘉貞開元中書令著

緋傅游藝武后時居相位著緋南部新書沈佺期以罪謫遇

恩復官而未還朱衣因內宴羣臣皆歌迴波詞佺期曰

身名已蒙齒綠袍笏未賜牙緋中宗即賜之本事詩緋袍

子紛紛見下賜紫類

集朱紱白銀章李扶病垂朱紱 銀章付老翁杜詩朱衣

象笏承命以行 朱衣象板 賜服朱銀 加賜朱衣

銀魚韓文彩動綾袍鴈趨行白集注云緋多以鴈銜瑞莎為之也 腰白金服

赤紱 徒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鬢白如絲 魚綴白

金隨步躍鵲銜紅綬遶身飛 榮傳錦帳花聯萼彩動

莎衫鴈趨行聞弟行簡並蒙恩賜章服入 賜朱衣銀印劉夢得集 腰垂魚

印首帶武冠

令狐楚
代表

賜紫

史馮伉為皇太子諸王侍讀殿中賜金紫服 太和三

年中書門下奏檢校四品兼中丞先賜緋經三周年以

上者兼許奏紫

唐書

傳記武后以南海獻集翠裘賜張昌宗狄仁傑入奏事
后令爭三籌賭昌宗所衣裘卿以何物為對狄因指所
衣紫駝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此裘價逾千金卿之

所指為不等矣狄對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服

也

集異記

李泌起家金紫為帝王師

廣記

顏真卿問范氏尼

曰吾得五品否尼指座上紫絲布云顏郎衫色如此

遺事

或有客譏來濟近日白袍子紛紛濟曰正由緋袍子紫

袍子紛紛

國史補

崔日用為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

恩日用因內宴撰迴波詞中宗以金魚賜之

本事詩

集恩降重霄榮沾陋質虛黷陟明之典恐興彼已之詩

劉為錫表

金章紫綬照青春

杜詩

封爵

經列爵惟五

書

一曰爵以馭其貴

周禮

以德詔爵

同上

史昔周爵五等春秋三等注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

質合伯子男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

史記

爵一級

曰公士二上造三簪褭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

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

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

四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皆秦制

以賞勞功

漢百官表

項王使人有功當封爵刻印利忍不能

予

漢書

樊噲破李由軍上聞賜爵

明帝詔民爵過公乘

得移與子若同產爵過公乘得移其親

漢書

建安二十六

年始制名號侯置五大夫與舊列侯關內侯凡十六等

以置軍功注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關中侯爵十七級皆

金印紫綬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銅印龜紐墨綬五

大夫十五級銅印環紐亦墨綬皆不食租與舊列侯關

內外侯凡十六等今之虛封自此始

魏志

唐之封爵皆設

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

唐書

集漢高祖嘗詔天下凡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

丞與亢禮故為吏益難

柳文

本朝唐制王食邑五千戶郡王國公三千戶開國郡公
二千戶縣公千五百戶縣侯千戶伯七百戶子五百戶
男三百戶又有食實封者戶給縑帛每賜爵遞加一級
唐末及五代始有特加邑戶而罷實封之給

本朝會要

封王

史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王者八國咸得裂土南面稱孤 韓信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何以假為 高祖四年立韓信為齊王徙為楚王五年以九江王英布為淮南王盧綰為燕王韓王信為代王彭越為梁王 呂后臨朝封諸呂為王太后病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即崩大臣恐為變必據兵

衛宮母為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

劉章等誅諸呂使人迎立代王

前漢書

匈奴攻耿恭單于

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

後漢

尉景之子粲性

龔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粲以景不預王爵大恚

恨閉門不朝帝怪遣就宅問之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

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文宣親詣其宅慰之方復朝請

北齊書

本朝中書令趙普封韓王諡忠獻太尉高瓊封衛王諡

烈武國顓班帝制榮啓國封六金卷玉冊虎符龍節東坡

表忠觀碑遂膺典冊進位真王 衮衣繡裳既極公台之貴

金印盭綬肇開王社之封 土宇分封位列真王之貴

賤表類

郡王

史天寶九載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唐將帥封王自此

始通鑑上元二年李光弼兵敗河陽失守又河中軍亂殺

其帥李國貞太原節度使鄧景山亦為部下所殺遂用

郭子儀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子儀擒其殺國貞賊
首王元振數十人並誅之太原辛雲京亦誅害景山者
由是河東諸鎮悉皆奉法 渾瑊父釋之積戰功累遷
至開府儀同三司寧朔郡王德宗幸奉天瑊率家人子
弟以拒朱泚賊平德宗封瑊為咸寧王 馬燧少讀書
輟卷歎曰丈夫當建功於昭代以濟四海安能矻矻為
一儒哉燧姿度魁異沉勇多智畧朱泚之亂燧守太原
引晉水而注城之東渚以為池寇至計省守陴者萬人

封北平郡王

唐書

集功業汾陽異姓王

杜詩

本朝曹彬追封濟陽郡王諡武惠

國史

宗室近親承襲特

旨封郡王

兩朝志

光奉制書峻膺寵數

六一集回皇
子淮陽王啓

開國郡縣公

經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 公執桓圭

上公九命為伯

周禮

史咸熙元年相國晉王奏建五等諸公地方七十五里

邑一千八百戶置相一人典祠典書典衛典禮各一人

妾六人車前司馬十人旅賁四十人

魏志

上公九命則劍

履上殿 有善相者師圭謂陶侃曰君左手中指有堅

理當為公若徹於上貴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洒壁

而為公字以紙裛手公字愈明

晉書

許洛陽為鴈門太守

家田三生嘉禾皆異壟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

北史

傳記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

釋名

本朝皇屬有特封郡公縣公或贈侯者無開國字

三朝志

國公

本朝舊制將相食邑萬戶即封國公王旦過萬戶而謙抑不請封慶曆七年南郊中外將相惟夏竦滿萬戶中

書請封英國公因詔使相未滿萬戶者皆得封

宋敏求錄

國朝

之制食邑滿萬戶乃封國公惟宰相三公則通計實封滿萬戶便封國公杜衍既致仕因郊祀當加惠而食邑未滿萬戶特詔封祁國公蓋異禮也其後遺奏有曰非萬戶而忝賜履之封自三少而席司成之重蓋謂是云

徐度
編 遇恩及宗室祖宗後承襲及特旨者封國公三朝志

開國侯

經屯利建侯 豫利建侯行師易 諸侯之地封疆方四

百里其食者參之一 侯伯七命 侯執信圭周禮

史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為帶泰山
為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 漢封功臣張良未有戰鬪
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乃
封良為留侯 上在洛陽南宮從複道望見諸將相與

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此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上置酒封雍齒庶什方侯皆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韓王信入匈奴與太子俱至頽當城生子因名頽當至文帝時降封功高侯頽當孽孫媽貴幸顯當世媽弟說以校尉征匈奴封龍額侯漢書馮石襲母公主封獲嘉侯為安帝所寵常幸其府留飲十日許賜駁犀具劍佩刀紫紋綬玉珎各

一 光武封功臣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惟
丁綝願封本鄉曰昔孫叔敖救其子受封必受堯堉之
地今綝能薄功微得封鄉亭侯足矣 光武封景丹櫟
陽侯帝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故以封卿耳
詔曰竇融執志忠孝扶微救危仇疾反虜隗囂率勵五
郡精兵羌胡畢集兵不血刃而虜土崩瓦解朕甚嘉之
其以六安安豐陽原蓼安凡四縣封為安豐侯 班超
詣相者相者曰生燕額虎頸飛而食肉此萬里侯相也

班超定西域五十餘國封為定遠侯

後漢書

曹沐自荊州

北歸太祖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封為東亭侯 咸熙元

年晉王奏建五等諸侯地七十里邑千六百戶官屬同

諸公妾五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三十六人

魏志

相工指

呂僧珍曰此兒有奇聲封侯相也 宋明帝目李安仁

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

南史

李崇以父賢勲封迴樂縣

侯時年尚小親族相賀崇獨泣賢怪而問之對曰無勲
於國而幼小封侯當報主恩不得終於養是以悲耳賢

由是大奇之

隋書

傳記列侯金印紫綬功大者食縣邑小者食鄉亭

漢官解詁

孔愉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少時嘗得一龜於餘不溪中流左顧者數四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猶

然愉悟遂佩焉

晉中興書

本朝

制度見後食邑實封類

開國伯

經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伯執躬圭

侯伯七命周禮

史咸熙元年晉王奏建五等伯地方六十里邑千二百

戶官屬同諸公妾四人車前司馬八人旅賁二十八人

魏志王勇論討茹茹功別封永固伯邑五百戶時有別封

者例聽迴授次子勇獨請封兄子元興時人義之後周書

傳記伯白也孝經援神契

本朝制度見後食邑實封類

開國子

經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子執穀

璧子男五命

周禮

史咸熙五年晉王奏五等諸子地方五十里邑八百戶

官屬同諸公妾三人車前司馬四人旅賁二十人咸

熙中改封蔣愷為下蔡子魏志王敬則封崇安縣子敬則

幼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脫處

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之瑞也齊書

傳記子獨孳孳栖下之稱也

環齊要略

本朝

制度見後食邑實封類

開國男

經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 男執蒲璧

子男五命

史咸熙元年晉王泰建五等諸男地方三十五里邑四

百戶妾二人車前司馬二人旅賁十二人又次國男方

二十五里邑二百戶

魏志

傳記男任也任治事受王命為君也

環齊要略

本朝

制度見後食邑實封類

食邑實封

經晉於是乎作爰田注云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于所賞之衆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衛侯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而上祿亂也魯昭公孫于齊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于社左傳

子公子開方以書社七百下衛矣管子

史秦以呂不韋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史記今濟南中山王幸以支庶享食大國衍食佗縣後漢景

龍二年韋嗣立上疏以為食封之家其數甚眾昨問戶

部云用六十餘萬丁一丁絹兩疋凡百二十餘萬疋臣

頃在太府每歲庸調絹多不過百萬少則六十萬疋比

之封家所入殊少不若悉記丁輸之太府使封家於左

藏受之為愈上弗聽通鑑開元十年初令宰相共食實封

三百戶以七丁為限元和五年應給實封例節度使

兼宰相每食實封百戶歲給八百端足若是絹加給綿六兩節度使不兼宰相每百戶給四百疋軍使諸衛大將軍每百戶給三百五十端匹

唐書

宋齊丘罷相願復歸

九華山賜號九華先生食青陽一縣

五代史

傳記北齊以後功臣多食郡縣輸若高德正封藍田公

食勃海郡輸

難路集

本朝凡加食邑宰相千戶實封四百戶餘降麻官七百戶實封三百戶直學士以上五百戶實封二百戶舍人

待制散尚書至少卿監以上三百戶實封一百戶凡食

邑三百戶封縣開國男五百戶封子七百戶封伯千戶

封郡侯二千戶封公千五百戶以上始加實封惟將相

食邑萬戶即開國

會要

皇朝沿唐制文臣少卿監以

上武臣副率以上內殿崇班以上有封爵丞郎學士刺

史大將軍諸司使以上有實封但以增戶數為差不

係爵級邑過其爵則並進爵焉止于郡公

三朝志

昔在

前代凡食邑民戶給其稅賦後以食實封方給之本朝

悉為虛名而制詞尚以實封為真賦云

官制
舊典

錫土非所

以逮無功割戶實所以褒有德苟有寵過其量是謂食

浮于人

李清
臣表

俄奉璽書驟加井賦

邑衍真租食倍多

賦仍增勲秩倍衍戶封陪食爰田衍封真賦加

以爰田衍之真食寵章非次衍食有加真食爰田

併加於上賦陪敦邑采增衍井腴申錫爰田陪敦

多賦

牋表
類

加恩

本朝做隋唐官制設階

謂文武兩階官

勳

謂上柱國柱國上護軍護軍上輕車都尉

輕車都尉上騎都尉騎都尉騎驍都尉飛騎尉雲騎尉武騎尉凡十二等謂之勳

封爵

謂王郡王國公

郡公及開國公侯伯子男凡九等謂之封爵

食邑實封為降赦加恩之數應

宰臣親王使相執政官

前任

加恩四種尚書以下至諫

議大夫學士待制大卿監加三種少監以下至朝臣加

二種京官選人加一種稱種者謂階勳爵食邑實封各

為一種也京官選人初命官便帶階每加恩如上件之

數加焉祖宗用此以別仕進之新舊蓋祖宗用人必擇

歷試之才能自非士取殊科在三人之列及制科入等
方不次擢任然亦須先歷一任倅幕使知州縣事方登
館閣擢言路自餘皆以資歷選任故以階勲別之熙寧
王安石當國之初喜用新進以行法不次擢任猶然開
陳其人之才能稟上而進擬逮元豐判乃以階為寄祿
官故只加勲而已至政和以後蔡京用事專選新進之
附己者不次擢用慮人君檢察同列梗議當職人言遂
削去勲每有恩霈只云合加恩人並無加恩乃立司封

法暗理加勲之數加至上柱國方封爵加食邑云

官制舊典

任子

經賞延於世 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

書

古之仕者世

祿詩
序

史袁盎兄噲任盎為郎 汲黯以父任為太子洗馬

王吉曰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至於

積功治人無益于民此伐檀所由作也宜明選賢才除

任子之令

漢書

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

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

晉書嚴

父弱冠以門蔭策名李德裕以蔭補校書郎後為名

宰相

唐書

傳記漢制二千石九卿得資蔭為郎皆為三省郎悉屬
光祿勳更直執戟宿衛及其高第有庶茂可察四行可
舉乃出補長及丞自魏晉迄唐臣僚有功利及民勞效
在國始賜其子官至唐開元三品以上許蔭子孫降子
一等曾孫又降一等散官同執事蔭四品五品以降

臣早以門資初登官叙

通鑑

世臣門子誓御之族天隆其

祐主豐其祿

蔡邕

集以門功拜為太子舍人

韓文

公初為吏亦以門庇

房公墓銘

東陰令于興宗生於公侯家以覆蔭入仕

劉夢得

本朝太平祥符二年邢昺言欲望自今補蔭出身人並

須先於國學聽書二年候滿日本學牒送審官院依條

試驗方與差遣

會要

世宦

經官人以世書古者臣有世功世其官邑詩世祿之家

鮮克由禮

畢命

春秋譏世卿公羊

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

之後莫之與京

左傳

陳厲公生敬仲筮之曰此其代陳有

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
他有耀者也左

子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孟

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濶步緩視列

史孟嘗君曰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史汲黯濮

陽人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黜十世世為卿大夫

漢興以來侯者百數保國持寵未有若富平者也 路

溫舒辭順而意篤遂為世家宜哉

漢書

陰識傳贊云恂恂

苗盾注云公侯皆傳龜襲紫紫綬龜紐

後漢

王訓年十六

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武帝謂朱異曰可謂相門有相

梁書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襲貞元以來言家法者以倕為

首生六子一登輔相五任大僚太常卿邠太府卿鄴外

臺尚書郎郎庭尉卿邠執金吾鄴左僕射平章事鄴宣

宗聞之嘆曰崔鄩家門孝友可為士族師法矣鄩嘗構

小齋于別寢御筆題額賜號曰德星堂今京兆民因崔

氏舊里立德星社

唐書

傳記金日磾忠勤之節七葉侍中

三輔故事

唯金張子弟世

履忠篤故保貴恃寵祚鍾昆嗣

藝文類聚

通侯百數富平最

盛于西京

類要謂張安世子孫

東京楊氏累世宰相為漢名族然

袁氏車馬衣服極奢僭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

也望豐屋知名家

類要

公門有公卿門有卿

王沉釋時論

衣冠盛事

傳記前漢金日磾張安世七葉珥貂為侍中 張氏自昭帝封安世至吉傳國八世歷莽篡二百年間未嘗遣黜封者莫與為比 韋賢及子元成平當及子晏唐劉祥道及子齊蘇瓌子頤李吉甫子德裕房融子瑄皆父子為相 後漢竇巖為司空子畧少保略子熾太傅略孫毅大司馬 楊氏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為東京名族 袁安為司徒子敞為司空孫湯為太尉湯

子逢為司空逢弟遇為司徒 晉謝安子琰琰子混三世僕射 中書令王述述子坦之坦之子愉三世中書僕射 梁謝覽為吳興守與祖宋中書莊父齊太子詹事瀋伯父司徒肅侍中敬三代五人為此郡 謝弘子微微子莊莊子肅肅孫哲五世為侍中 後魏宇文襄太尉子測少保深少師深子孝伯少冢宰又晉荀勗司徒子萍太保組太尉萍子遂太保皆三世四公 後魏李沖沖子延寔延寔子彧又西魏長孫雅為太師子紹

遠大司馬紹遠子覽大司徒皆三世三公 北齊賀拔
允為太尉弟勝為太師丘為太保勝堂弟仁為太師一
門四人為三公 後周于謹為太師二子寔為司空翼
為太尉一門三人為三公 唐蕭瑀子嵩華二子並為
相 張嘉禎子延賞延賞子宏靖又蕭復子寘寘子邁崔
沔子祐甫祐甫子植並三世為相 貞觀中顏師古相
時勤禮三人皆弘文館學士 開元中鄭齊景齊丘齊
望兄弟並為著作郎 裴諝為河南尹此官諝五世為

之譖坐未嘗當正位為政以和易為理 韋氏東眷有

逍遙公負鄆公孝寬西眷有平齊公瑱固安公法保並

為盛門至今稱為四公之後

已上並雜見史傳前職官部中亦多收載恐難檢尋

今復類

聚于此

父子同朝

經父子並為周司徒

鄭武公莊公是也

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

左傳

史成王於周公子父俱延拜而受之注云周公拜前魯

公拜後漢書疏廣疏受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本蘇

頤遷給事中拜中書舍人父瓌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

同在禁苑朝廷榮之貞元四年詔以太尉中書令西

平郡王晟長子愿為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賜勳上

柱國與晟門並列戟唐書

傳記崔湜弱冠登科不十年掌貢舉遷兵部父揖亦嘗

為禮部至是父子累日同省為侍郎翰林盛事

集近世勳將尤貴富者言李郭而汾陽西平猶不得父

子並為節制公與子布同日登將壇

田宏正墓誌

父子相繼

史杜延年周之子也為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

漢書

畢眾敬子元賓父子相代為

兖州當世榮之

北史

傳記韋康代父為涼州刺史父出止傳舍康入官宇時

人榮之

三輔決錄

集大許公為相於武后朝小許公佐玄宗

杜牧之集謂蘇瓌蘇頲也

兄弟同朝

史張綰為中丞兄纘為僕射元日舊制僕射中丞坐為東西時百司就列導騶分趨兩途前代未有時人榮之

梁書劉偉之為左史懿之為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

美之
唐書

兄弟相繼

史馮立與兄野王相代為西河上郡太守民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如

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漢書

夏侯夔為南豫州刺

史凡亶先經此任並有恩惠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頻得夏

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南史

賈敦頤為洛州刺史其弟敦

實後繼鎮之並有惠政百姓前後立碑於東京

唐書

入貲

史張釋之以貲為騎郎卜式上書願輸家半財助邊
上使使問式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有
財者宜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是時富豪者皆爭匿

財唯式尤欲助費上乃拜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
布告天下尊顯以風百姓

漢書

崔烈因傳母入錢五百萬

得為司徒及拜日帝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程夫人於
傍應曰崔公冀州名士豈肯買官賴我得是豈不知足
也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
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臥不迎既入而問鄉前在郡
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玉符在門規驚遽而起衣不及帶
屣履出迎接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

見二千石不如逢掖

漢書

中宗時安樂公主等用事請謁

受賄雖屠沽臧獲用錢三十萬則別降墨敕除官斜封

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

通鑑

傳記劉陶為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官錢千萬陶清貧而

恥以錢買職稱疾不聽政

雞跖

崔烈買司徒問子均曰人

謂何如對曰海內嫌其銅臭

九州春秋

納粟

史晁錯說文帝曰欲民務農在于貴粟貴粟之道在於

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民有官農民有錢粟有所潔夫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國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出於地而不乏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令民入粟於邊六百石爵上造四百石為

五大夫

漢食貨志

改官

本朝天聖前諸路使者薦舉未有定限選人止用四考

改官然是時吏部選人磨勘歲纔數十人慶歷以後增為六考知州等薦吏部皆視屬邑多寡裁為定數於是舉者皆以應格充數為意遂數倍于前

避暑錄

元祐二年

詔吏部選人改官每歲以百人為額從孫覺之請也

紹聖元年詔引見磨勘改官人權依元豐令五日引一

甲每甲引三人每年不得過一百四十人俟後次不及

百人取旨

中興會要

邊邑備員茂聞善狀大庭偶見賜與階

升龍墀引對叨被寵陞俄應格于天官遂進階於文

散 俾脫迹於銓衡獲陞名於京籍偶歲成之及格蒙

序法之推恩 校課中銓方上六年之最拜恩宸陞濫

沾八品之階

牋表類

公子亦改官三就繁馬頭

坡詩

遷除

史田蚡為丞相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迺

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

漢書

亦有少負令譽弱冠超

越清級者 南齊丘巨源為江夏王掌書記平除秦朝

請

南史

延昌二年崔鴻建議曰竊見景明以來考格三年

成一考一考轉一階貴賤內外萬有餘人自非犯罪不問賢愚莫不上中才與不肖比肩同轉雖有善政如龔黃才史如班馬文章如張蔡得一分一寸必為常流所攀選曹官抑為一槩不曾甄別雖明旨已行猶宜消息

不從

北史

傳記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

漢書音義

陳依梁制若有

遷授吏部先為白牒列數十人尚書與參掌者共署奏敕或可或否其可者則下於選曹以貴賤別內外隨才

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署奏可乃出以付與典書其名貼鶴頭板修整容儀送所授之家其別發詔除者即宣付詔局章奏間敕下黃紙寫出門下答詔請付外施行通典郭汾陽每遷官則面長二寸額有光氣事已乃復

隴上書

集光陰荏苒遷授頻仍

李義山

恩光照拙薄雲漢希騰遷

李白

本朝叨膺渙渥叙進官聯

六

醫是肱三折官多歲九遷

山谷

罷免

經狼暉曰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宜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

左傳

令尹子文三已之無愠色 柳

下惠為士師三黜

論語

史荀卿適楚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
史漢高赦韓信為淮陰侯信居常鞅鞅與絳灌等列過
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肯臨臣信出門

笑曰生乃與噲等伍 孫會宗與楊惲書云大臣廢退
當闔門皇懼為可憐之意 李廣贖為庶人屏居藍田
南山中射獵飲還至亭灞陵尉醉呵止廣曰故將軍尉
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哀帝時冊免孔光曰
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光退閭里杜門自守
柳渾罷政事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遊酣肆乃還曠然
無黜免意時李俛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嘆曰吾
等視柳宜城真拘俗之人哉

唐書

傳記鄧竟陵免官後見桓公公問之曰卿何以更瘦鄧

曰有愧于叔達不能不恨于破甑 殷中軍廢後恨簡

文止云上人著百尺樓上僭梯將去

世說

集坎壈兮寒士失職而志不平

宋玉

本朝人事雖好乖吾生亦多忤 才如得風鷁已復觸

藩羝 中道勒回奔電足 留滯常思動艱危却悔來

珉賤易為價玉弃久埋塵

陳后山

鹽車屈騏驥烈火廢

珪瓚

蘇東坡

貶竄

經流宥五刑 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

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書屏之

遠方終身不齒記 舜臣堯流四凶族渾敦窮竒檮杌饗

饗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周公殺管叔而囚蔡叔 君

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逸速行乎左傳

史屈原既放行吟澤畔作懷沙之賦沉汨羅而死 賈

誼謫為長沙王太傅有鵬飛入誼舍止于坐隅鵬似鴟

不祥鳥也。誼居長沙，卑濕自傷，壽不得長，乃為賦以自

廣。史虞翻放棄南方，云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

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

以典籍自慰，作易設象以占吉凶。吳志齊高帝敕劉祥曰：

我當原卿性命，令卿萬里思愆，乃徙廣州。南史楊憑貶臨

賀尉，姻友憚累，無往候者。獨徐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

德輿謂曰：無乃為衆乎？晦曰：方布衣時，臨賀知我，今忍

遽棄也。有如公異時為奸邪譖斥，又可爾乎？德輿嘆其

直李夷簡表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夷簡曰君不負楊臨
賀肯負國乎 德裕貶潮州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
愁志其論寘數曰予自荆楚保釐東周于路出方城有
隱者謂方城長曰此官人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
憾予者必因天譴譖予者乃自鬼謀雖抱至寃固不為

恨唐書

傳記殷浩被黜夷神委命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
放之戚續晉書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常書空作字揚

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世說

宣公至忠州土塞其門鹽菜由狗竇中端坐抄藥方兒

姪亦罕與語

丁用晦芸田錄

新繁縣有東湖李德裕為宰日所

鑿夜夢一老父曰某潛形其下幸庇之明府富貴今鼎
來七九之年當相見于萬里外後于土中得一墓徑數
尺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三卒于朱崖果應七九之

識

北夢瑣言

集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

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云云俗溷濁
而不清蟬翼為重千鈞為輕黃鍾毀棄瓦釜雷鳴讒人

高張賢士無名

楚辭
卜居

恭承嘉惠兮待罪長沙側聞屈原

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

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

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

謂跖躄廉鎡錡為鈍兮鉛刀為銛吁嗟默默生之無故

兮幹棄周鼎寶康執兮騰駕罷牛駢蹇驢兮驥垂兩耳

伏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罹此咎

兮

賈誼弔屈原賦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邊莫怨嗟聖主恩

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去歲左遷夜郎道屈

平顛顛滯江潭竒伯流離放遼海遷人發佳興我

是瀟湘放逐臣天外常求太白老金陵捉得酒仙人

一為遷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李白萬里傷心嚴

譴日百年垂死中興時杜詩孤臣昔放逐泣血追愆尤

謂言即施設乃反遷炎州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首囚

靜思屈原沉遠憶賈誼貶翻飛之羽翼指摘困瑕玷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欲為聖明除弊

事肯將衰朽計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

前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

韓集

匪兇吾為桀兮匪豕

吾為牢積十年莫吾省兮增蔽吾以蓬蒿始驚陷世

議終欲逃遷刑風波一跌逝萬里壯心瓦解空縲囚

未競遷喬樂俄成失路嗟別怨秦城暮途窮越嶺

斜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獨棄僉人國難窺夫子

牆鳴玉機全息懷沙事不忘
十年顛顛到秦京誰

料翻為嶺上行
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

柳集

柳子厚斥已十二年程劉二韓皆已拔拭獨子厚與

猿鳥為伍

吳武陵與孟簡書

咋舌驚魂分終裔壤

劉夢得啟

沉舟側

畔千颿過病樹前頭萬木花

前人詩

一去一萬里千知千

不還崖州在何處生度鬼門關

李德裕

本朝盧多遜貶朱崖李符見趙普雖在海外而水土無
他惡春州雖在內地而至者必死望追改前命以外彰

寬宥乃寘于必死之地普頷之後符坐事貶上怒未已

令再貶海外普具述其事即以符知春州到郡月餘卒

言行錄

寇準貶雷州司戶及境吏以圖獻抵海岸凡十里

公恍然曰少時有到海祇十里過山應萬重之句乃今

日意耳人生得喪豈偶然哉 寇公之貶也丁晉公與

馮相拯在中書丁當秉筆初欲貶崖州忽自疑語馮曰

崖州再涉鯨波如何馮唯唯而已丁乃徐擬雷州丁之

貶也馮遂擬崖州當時好事者曰若見雷州寇司戶人

生何處不相逢 丁謂既逐李文定因肆行貶竄時王
沂公參政不平之曰責太重矣謂熟視久之曰居停主
人恐亦不免也沂公懼因密謀去之以擅移山陵劾謂
雖沂公以計傾之而公議不以為非也 龍州志 丁謂謫崖
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為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
朝廷宰相為崖州司戶則崖州為大也聞者絕倒 陳
瑩中云嶺南人見逐客不問官之尊卑盡呼相公豈非
相公愛遊此乎近日瑩中赴龍城士美相繼過桂又報

伯紀來因念瑩中言發一笑

折彥質記

劉器之謫嶺外盛夏

奉老母以行一日行山中憇樹下有蛇冉冉而至若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器之曰官異人也蛇吾山之

神見官喜相迎耳

聞見錄

蘇轍謫雷不許占官舍遂僦民

屋章子厚以為強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

乃已及章子厚謫雷州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來為

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人以為報秦會之千鬼

萬怪如不樂這人貶竄將去却與他殷勤不絕一日忽

招胡和仲飯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

金為贖如欲論其人章疏多是自為以授言者

朱文公

行

見江山且吟詠不因遷謫豈能來 得罪宜投裔

六一集

逐客何人着眼看

東坡

山憶喜歡勞遠夢地名皇恐泣孤

臣

蜀中鋪名
潁中灘名

吏民驚怪坐何罪父老相攜迎此翁

佗

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里是吾鄉 九死南荒吾不恨

茲遊竒絕冠平生 公方占賈鵬我正買龔牛 逐客

不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 夢遶雲山心似鹿魂

飛湯火命如雞 山僧有味寧知子
瀧吏無言只笑儂

逢人瘴髮黃入市胡眼碧 屢作退飛鷁
羞看乾死螢

孤鴻方避弋老驥猶在垆

諫惠州

東坡謫嶺南時宰欲

殺之飽喫惠州飯細和淵明詩淵明千載人東坡百世

士出處雖不同氣味乃相似

山人

鮒瓮中危萬死鬼門

關外更千岑問君底事向前去要試平生鐵石心

答劉文學

去

國行萬里淡如雲水僧 安知隴鳥樊籠密更覺南鵬

羽翼低

並前人

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

李師中送

唐介

起廢

史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以酒也

漢

第五倫疏魏愷積年沉廢遇楊愔於路微自陳愔曰咸由中

旨愷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愔忻然曰此言

極簡要數日除霍州刺史

北史

張威在青州侵擾百姓坐

廢於家後從上祠泰山上曰今還公笏於是復拜洛州

刺史

隋書

賈誼謫長沙文帝思之召見宣室問鬼神之本

文帝前席

見赴召類

汲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為淮

陽太守

本傳

集荀削丹書得夷平民則塵洗天波謗絕衆口

陸士衡表

柳

先生遊于愚溪之上鯁老進而言曰今茲是州起廢者

二馬東祠甃浮圖中廢病顛之駒甃浮圖有師道少而

病甃居東祠十年今年他有師道者悉以故去學者偃

偃無所師遂相與出甃浮圖以為師中廢病顛駒顛之

病亦自十年不得齒他馬食斥棄異卓凡廢之馬無肯

為伍今刺史來泣吾邦將至無以為乘於是眾牽駒上
燥土大廡下浴剔蚤鬣刮惡除殘莖以雕胡秣以香其
御夫盡飾然後敢持豈不曰宜乎今先生來吾州亦十
年曾不若甍足涎顙之猶有遭也興哀於無用之地

垂德于不報之所

柳集

而我竄逐者龍鍾初得歸

韓集

本朝暫著南荒不到頭却隨北鴈與歸休老去嘗憂
伴新鬼歸來且喜是陳人誤辱使君相拄拭寧知老
鶴更乘軒流落生還真一芥何時曠蕩洗瑕謫與

君歸駕相追攀 初起湘纍復佩銀 肯留歸闕旆坐

待逆風船

東坡

寄語諸公肯湔袂

昨夜風雷震海隅天

心急擬活焦枯

山谷

萬里早歸來九折慎馳騫

后山

起復

經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
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
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子
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

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

吾弗知也

記曾子問

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

閔子騫曰若

是乎古之道不即人心退而致事

公羊

史張華為度支尚書母憂詔令攝事

晉書

王叔文丁母憂

日夜圖起復

唐書

張茂宗起復尚義章公主

詳見關馬類

傳記蘇頲父瓌卒有勅起復頲固辭不起時人語曰蘇

瓌有子李嶠無兒

侯知一年老勅放致仕上表不伏

張琮丁憂自請起復高筠母喪親戚為舉哀筠曰我不

能作孝子張栖貞被訟詐遭母憂不肯起對臺中為之
語曰侯知一不伏致仕張琮自請起復高筠不肯作孝
張栖貞情愿遭憂皆非名教中人並是王化外為獸心
人面不其然乎俞載

集金革奪情蓋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

韋冲起復詔

丁所

生母憂爰降詔書敦還攝任

文選褚淵碑

敦諭起復衰麻外

墨藥棘內毀

張說姚崇碑

本朝先公周顯德末翰林學士起復裹素紗軟脚幞頭

慘紫公服每入朝猶佩魚袋或曰魚袋以金為飾亦身

之華也居喪奪情不當有金寶之飾公遽謝不敏

李先諤

公談錄

太平興國六年詔曰三載通喪百王達禮近朝已

降急於用人凡踵艱疚之臣多行抑奪之命自今並許

一百日後來赴朝謝

會要

起從哀次

雖孝性之隆專據

經而守禮而權時之制或以義而斷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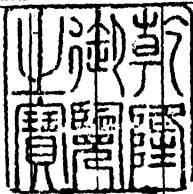
六一集

宜復寵名

式從權制 出居喪次非王事不談退倚丘廬讀喪祭

之禮則忠孝兩得人無間言 永惟狗國忘家之義非

有食稻衣錦之嫌東坡



記纂淵海卷三十六